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四

五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璣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理財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食貨論曰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
者百用之權興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為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足黃帝堯

舜經土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
利備焉禹辨三壤定九賦懋遷有無萬邦作乂周文王
在岐制司馬之法建平土之政均土地連什伍以稽其
人衆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令貢賦稅斂
之事蓋古之王者所以制財用之道惟田及山澤為正
其百工商賈衡虞之賦以其浮食去本之民猶罰而抑
之也自周之衰庶民失職經界隳壞繇役橫作秦知順
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急耕戰之

賞尊獎兼并猾詐之人棄削王制務為一切深害偷苛
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大半之賦征戍輸發並起勦絕蒸
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潰叛漢氏接秦之敝務安百姓
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
民文景躬修儉德節用而愛人四方和平家給人足都
鄙廩庾盡滿府庫皆餘財人知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
而媿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作七十年之積未
幾而竭盡征戍交起天下共其勞行者齋居者送中外

騷擾百姓玩愒以巧法財賂哀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罪而言利商功之臣析毫分銖之士紛然而
進矣於是設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置爵級制權
酤筭舟車占貯積又下告緡之令更造皮璧之幣天下
蕭然無聊矣以一人侈心之故為生民萬世之患是故
聖人尊仁貴義稱嘆儉德以利為賊其意遠哉自茲已
還据摘逾甚損下益上日剝月朘侵刻小民以為忠功
南北披攘王澤竭矣在唐初世薄賦寬徭天寶季年國

用寢廣邊有立功之將朝有專柄之臣戚里相驕女謁
競進故崇禮慎矜韋堅王鉞以聚斂而進實煩有徒為
上聚怨為民瘡痍是時承平既久民不願亂而此數人
進邪策以侵擾之終為厲階以至喪敗迨至德之後兵
戈不息調發轉餉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賦斂
多門殊科異調計司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猾
吏權臣因緣為市津渡有率堰埭有征廬舍有稅苗稼
有斂乃至平率豪姓配取僮馬夫人之常情與則喜奪

則怒故先王見其與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然後民可得而有也橫斂雖復利在侵剝猶以抑末遏強為辭唐氏之賦也異哉直取無名曾何異乎劫剽掠奪之也歟昔者明王之保國也其經費制用夫豈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矣然其所以御輕重調盈虛出入之節備儲之過必有術焉爾大約唐制租庸之令定於武德兩稅之法起乎建中牢盆之利大於第五琦而成於劉晏榷茶之禁萌於趙贇而成於張滂進奉之名起乎興元於後

則有日貢月進之臣方鎮羨餘之目瀝民膏髓結上恩
澤不領於縣官之經費而入人君之私藏焉此唐氏制
財用之大經也我國家撫有萬邦富全四海太平安樂
且五十年邊塞無聚徒宿師餽運賞功之費州郡災沴
足以饑穰相補民無急征雜調朝令暮具之急是宜綽
然舒泰而乃公私之積不足蕪年不幸仍饑民力困屈
所在倉廩無以振救其由何哉非以天下之民趨末而
背本者衆生之寡而靡之多外則戎兵為耗而供億無

厭內則兵旅夙驕而匪頌亡度法制不立故編氓僭王
侯之服羞教化有虧故齊民入釋老之邪道倚市萃乎
游手命卿鮮乎誠士是故耕桑之民漸鮮衣食之路益
狹而資以奢侈用無紀極夫如是安取乎富且庶者哉
是以聖人制民別其四業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
於抱關擊柝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
僭大賤不得逾貴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卦
象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

議德行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故先王制禮立法要在使人循於軌道裁其淫過使之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爾管子曰使民知分王道之本也若乃上不能節用嗇費使人以時國之制度不立民之游蠹不去則雖夷吾之權術李悝之能盡地力鼂賈之善議論諸葛亮之理國用亦不足以有成也謹列往代濟國利民之得策危邦害物之亂謀可戒可法宜於今者舉其要焉謹論方平又上食貨輕重論曰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

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羣生保邦御世
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
成器以為天下利作為貨幣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
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貨遷而無窮自
燧人氏至於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為政者也通其
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
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
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於君上矣夫至動而

不齊者莫甚乎人心衆趨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
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
縈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裒多益寡稱物必
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
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
四海以為富籠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稅橫目之民
有籍東南之美者大貝美珠羽毛齒草也西北之美者
皮鬪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

也夫鹽食穀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於縣官矣歷代所增橫率雜調相循具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為之實帑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開塞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勾剝竒贏累年無捨勘詰毫杪萬里待報以至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蓋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畧大而規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與有經出納有程

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塵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井邑況於為國乎況於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弱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於唐氏開元天寶時不冒出日海寰平寧國本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慎矜章堅王鉞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開通利塗而專取於民倚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四方搔動遂

用傾危寶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
中外艱食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絕餉畿甸百姓接穗
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傲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
益減而得劉晏掌租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
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穰之
地不決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
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美利國用周濟下
無橫斂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為自摧筦之興通其

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
取無名若奪攘剽畧故下困上虛以強盛而至喪敗寶
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
以哀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平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
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夷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
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歟遷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
集功利歟是何山之麓海之濱積貨滯利之多而不知
通洩東有遺秉西有餓莩而不知聚散冗游蠹蠹之害

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
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
計使得自選即官已下至於黃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
為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
材出焉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
斂寬而民生安矣謹論

方平又論國用疏曰厥今天下生民之蕃四海山澤之
富過三代遠矣賦斂所入財貨所聚加厚於漢唐內外

無事無師旅戰守餽糧賞功之費無應聲卒具之征然
民力益虧國用不贍中家以下衣食亡餘其弊何由盖
國有三蠹而莫之恤也三蠹而不恤雖太公之經權管
仲之計數雅不能措國於安拯民之急也何謂三蠹一
曰蕪井夫蕪井之人害農敗法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
民之業擅幹山海之貨管林藪之饒役利細人以致富
羨規時輕重坐取百倍不知服田力穡之勤而菽粟餘
於犬馬不知織維紡績之勞而緹繡被乎土木馳車騰

騎伴於貴戚藻井采題過於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勢爵可以鬻刑可以迴一悅所酬當中人幾家之產一享所費任上農終歲之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農人安得不流亡農人勤苦而不能免乎寒饑故捨南畝而趨市井市井之人利奪於富强故窮而為姦盜姦盜日多誠農愈困是故民業益蹙國用益虛其蠹由乎兼井也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為權財貨之輕重明貴賤之制度爾誠能計本末之道

審緩急之令平穀物之高下視凶穰而斂發隘其利途
使出一孔均其損益調其盈虛使強賈蓄家無所牟大
利則權在君上惠在細人矣古者四民各食其力執藝
作業以奉一君故其役易供其求易足今邑有君長之
尊里有公侯之富豪華單弱踰冒王禁是民寡而君乏
者衆也先王制典其國家宮室車旗樂舞衣服飲食賓
客祭祀之度乃至冠婚喪紀之式自天子至於大夫士
秩位尊卑莫不異數所以厚其別也至於制庶人之產

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衣食足而止矣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入幣不過緇帛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衣食之餘皆踰分者也蓋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禮義本於朝廷風俗始乎京師上行下效其應如響今雖未能取諸古謂宜平四民之業無使富人專財盡物自其室宇車馬器服奴婢宜益為制度撙節之夫分定則易足欲寡則不爭雖積貨財無所張用則其貪聚之心知所止矣上以厚國本下以勸農事使民有

讓而刑罰以省天下由乎軌道無不足之患其惟去蕪并之蠹乎

方平又論校會邦計事疏曰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撤備四方添置兵馬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必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邊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也今乘邊事

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
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
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用之官簿書期
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者哉臣欲乞於兩
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
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
無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
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

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
當今之切務也

方平再奏請劄子曰方今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
原在於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給豈
暇及於國家根本之慮哉故於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
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
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
有無叅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

力助三司均節之體者也自後未蒙朝廷施行不測所以難之之意今不乘邊事之間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恐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校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哉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方平乞弛茶禁疏曰臣等伏見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

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及一百二十八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萬而二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輦運糜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蕃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差官詢察利害以聞

慶厯四年知諫院蔡襄論財用劄子曰臣伏覩陛下賜

三司紬絹詔書曰使斂無暴橫而公須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又聞詔旨以利觸罪者與議輕刑臣伏惟陛下視赤子有父母之慈臨萬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乏匱而資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己恭勤憂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彌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海內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乖違弊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跡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

之心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羗賊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無名之賦興焉言利之臣出焉緣姦之吏起焉配取相仍蠹傷滋甚供軍之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條已行郡縣承風急於星火虐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愚為智有作者苟得而必行以攘奪

豪富為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呼天苦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讎者有之為身計者有之只如陝西權鹽江南議鐵增深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指無為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獎詔所以爭求目下錙銖之利不為日後久遠之謀臣切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稅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錙上供欠商旅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

司之過也借買銀絹豫折田苗逼抑納錢名為勸誘高
下物估官取贏餘如此之類轉運司之過也貧富不均
貪婪不禁妄為退剝故作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
官竭產更虐親隣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
可殫論陶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為旦暮
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為邦本
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
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

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郊廟宴賜之廣北有餌
敵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
臣又非敢故興恤民之論務黜言利之人執高古之虛
文道當世之切務所冀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
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必
行幸可寬期力為督迫自古剥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
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遠事征伐筭及
舟車四方凋殘大業幾廢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侯雖

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唐德宗朝盧杞輩專為
刻剝稅椽僦櫬別斂促追陪虐干名都下尤甚涇兵乘
怨徑入長安驅呼市人用此藉口臣切思今日之事兵
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而求然漢唐致危亂之因種種
畧施行矣故復寇盜未平干戈未息或百姓之心揔動
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陛下踐詔書之言推實惠於下
民不勝困在精擇郡縣撫養之人利不可遺在博求錢
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有常而所費之數無極則去太

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而斂怨至深則去小利而存大
惠上下相濟公私兩行伏惟祖宗不拔之基金付陛下
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願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弊
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己之善而及人使百姓之心
不撓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闊之謀事至
而言無救阽危之禍臣憂深語切意拙文繁陛下倘賜
詳觀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處事乖方者
形之於左臣所聞所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粗舉一二

條所冀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起請者乞賜施行

慶厯間陝西經畧安撫使范仲淹奏陝西入中糧草等事疏曰臣切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并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往邊上送納道路嶮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

逐路經畧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
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畧計置判官專管本路
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
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
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
司約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
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銳養
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邊入

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襄州軍駐劄其四
路經畧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畧使及知
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
誤即優加獎擢此軍國大計乞聖慈留意

仲淹又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畧司回易錢帛疏曰臣等
切以西垂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
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
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

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邳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仲淹又請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奏曰臣切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曜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

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
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
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官有遺人掌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
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
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
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
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

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
以上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
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
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
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錢一百文已來官
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
享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
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民戶殊不知郡守

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俸買物虧民愈甚是
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
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並令依舊庶協
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時於此一事尤宜照管
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

知諫院范鎮奏乞二府通主兵民財利劄子曰伏見周
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
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院

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
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
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
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
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
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
憂勞之心此非使中書樞密大臣躬親繁務如三司使
之比直欲令知一歲之計以制國用爾

知諫院包拯請選內外計臣疏曰臣切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明堂禮畢賞賚纒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瀚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澇相繼兼又茶法隳壞商筭不行東南州軍錢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僉求才傑之士俾之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為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

拔之患矣伏望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効庶免將來敗事惟陛下留神省察

拯又言陝西鹽法䟽曰臣奉勅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并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曆二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

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
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
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寮
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議終
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寧軍見
其為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
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權
貨務大支官錢無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

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公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權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

有天下當以恤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橫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朗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其往來之勞妄有臆說實亦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候到陝西相度如沿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

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事即與逐
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
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為大不便即具畫一事狀
乞朝廷詳酌指揮

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趙抃論奉宸庫估賣物色疏曰
臣切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
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
即行估賣深損國體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

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况國家內有省庭庫
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自可取足何
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
所得甚微所失甚大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有奉
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寢罷

嘉祐三年度支判官王安石上書曰今天下之財力日
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
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

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

七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財利疏曰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變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

大旱方二千里敵人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
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
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
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
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
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
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
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

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
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
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
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劉石紛爭中州覆沒生民塗
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
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
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
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所為夙夜痛心疾首者

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
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
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倘不深以
為憂而早為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它在於
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
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
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
勝紀或不知其舊益為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

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竒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

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弊小瘳於前也然則為今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用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為人之所為况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黃霸尹京

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為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實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偽辨其

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以為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

多用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擯之

所為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私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

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為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不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

人必務為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為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出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

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自餘則聞者以為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偽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之人所重而今之人所輕非獨輕

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粗食
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買其穀以應官
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填溝壑如此而望浮
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
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
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
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
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

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儼利慳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糶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調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

工致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
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
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
彼無利則棄業而從它縣官安能止之哉是以茶鹽棄
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
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
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
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邪患在國家任

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為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貽後之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士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

竭豪傑基布於海內契丹窺覷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
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鉅
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
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異域款塞富饒之土貢賦
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柰
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
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
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

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切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造或隳頓荒翦不加脩治飲膳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綾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士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徃徃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

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自貸不耻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糜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

賜予亦不甚豐切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況又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

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慄慄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无忌不待有功則貪佞徼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

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噸一咲噸有為噸咲
有為咲今袴豈特噸咲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
猶能慎賞如是而國以富彊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
徽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
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
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聚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
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
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

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戚戚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草野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

鄙陋而咲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

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為姦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

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邪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竒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

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
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
消除姦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
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
太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畝商賈
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慄慄以
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之如是而
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

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百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

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

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仁宗時劉敞論茶法奏曰臣伏以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事之難也曩者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自變法以來繇東南來者更言其不便徒以元勅不欲人立異故一切緘默莫敢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授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

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
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
法者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為國貿
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
國用此三者最其害也或以謂法遂不變則中家必困
小家必流若因緣驅逼起為盜賊甚非國家之利臣愚
欲乞申勅有司益采輿議且收格前詔極論可否若朝
廷能察然復三代之遺風捐山澤之末禁則乞一弛茶利

恣民勿問設以為國用尚繁利源未可悉除猶當擇其
利害變而通之使公私兩濟若求益反損求利反害臣
恐東南六路數十州之民由此而困則非所謂利不百
而變法者也未知其可臣暗於時事不足商功利然耳
之所聞心之所疑不敢不陳望朝廷因臣言以求便國
惠民之策而已至於細意委曲臣亦不能盡也

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承旨丁度奏曰
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

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暮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純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啻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

以禁止

英宗治平中王安石得政行新法翰林侍讀學士司馬
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叅代蕭何事帝曰漢常
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帝取高帝約束
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
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
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

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惠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

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
光言至論也

英宗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
詔學士議司馬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
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
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

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
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
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
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

時帝拜司馬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
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
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

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

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
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右司諫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聞陛下自親攬政事留神
財用屢因訪對講求利害有以見聖度憂勤之深也方
今歲入不充所出天下共慮者久矣固待陛下以救之
宜乎以為首務而垂意於其間也雖然為病已深未可

猝改誠恐環首觀望言利者爭進未有纖芥之益而為
擾更多何則臣自省事以來日聞更弊變故公私缺乏
盖自如也豈非救之或未得其當乎臣雖無智術為國
家陳力亦有愚見庶裨萬一惟陛下詳擇如臣意者獨
願陛下痛自儉刻身先天下信賞必罰以馭羣臣其能
濟務而不害民者寵擢之以勸勤瘁其好興事而訖無
補者痛繩之以杜紛更姑從靜安休養黎庶然後澄經
費之源敦厚生之本掌金穀者不以資序入有績効者

不以日月遷知橫賜之無紀極也雖近親不可妄與慮積小至於成大也雖一毫不可虛用不作無益以害農時必固與之以通商販嚴管庫之禁俾愛惜見物重郡縣之誅無失陷常賦切責司計共為遠圖庶幾其可也至於規規勞心非帝王事苟無驗於目前為姦佞窺伺使言利者寵而聚斂之臣進則天下殆矣臣所陳者初似常談倘垂省錄必有深益

江東轉運判官范純仁乞減江淮諸路鹽價疏曰臣伏

見江淮諸路鹽價太高致私販之人獲利轉厚及所立
刑名亦重過於盜賊而又不分強竊利厚則誘民犯法
而刑不可禁刑重則民思苟免而竭力拒捕不分強竊
則民知等罰而務結羣黨是致販鹽之人千百為羣州
縣之力無由禁止若非朝廷別立法制則恐更相扇誘
羣黨轉盛凶年飢歲遂為盜賊伏望聖慈指揮將江淮
南荆湖福建等路官賣鹽價並比附兩浙體例逐斤減
價出賣及令三司將私鹽條貫重行刪定分為兩等如

持仗及不持仗十人已上即依舊條施行如不持仗不
滿十人者並依空手竊盜法計贓定罪其贓各以逐處
鹽價估定如此則法制平一民漸知禁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六十四